

《徐愚斋自叙年谱》试析

文明肇始，谓有文字之创立为其重要标志。中华文明 5000 年，经史子集织其历史粗略面目。而正史之中有地方史、民族志、家谱、年谱等，种类繁多，汗牛充栋，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之繁衍生息的浩瀚汪洋。

晚清洋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民族资本的代表人物徐润，在其晚年所撰的《徐愚斋自叙年谱》就是了解晚清政治、经济的一部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书。其中所锁定的一系列关于洋务经商的种种细节，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对于洋务运动一些重要人物及重大事件都有画龙点睛式的白描。今天读来，仍好像能进入那一个特定时代的氛围；仍觉得那时代的呼吸与温度还在人间传递；那一特殊时代的脉搏仍在历史的深处跳动与呐喊。

一部年谱，能传递出一个时代真实的声音及阴与阳两种面目，确实值得后人去阅读、分析、商榷与借鉴。

一、徐润年谱在谱族史中的价值

《徐愚斋自叙年谱》目前所知道有两个版本，一是徐润家族自费刊印于 1927 年，香山徐氏校印的民国版本。此版采用古籍常用之竖排右读，无标点，若从封面到年谱正文结束，不包括所附《上海杂记》，计 271 页，约 11 万字^①，自叙其生到卒的经历与见闻。

第二版本，曾蒙专题研究唐廷枢、徐润的胡海建、张世红二位博士告知，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1 年印有徐润著、王云五主编的《清徐雨之先生润自叙年谱》。此书因在台出版，至今仍惜缘悭一面。

徐润，名以璋，字润立，又名润，号雨之，别号愚斋。清道光十八年（公元 1838 年）十月二十八日亥时生于北岭老屋，清宣统三年（公元 1911

^①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刊校，1927 年版。

年)二月初九寅时寿终于上海寓所。年谱在其74年由生而卒的自叙中,清晰地勾勒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经济人物的人生轨迹。

明清以降,特别是清代乾嘉以后,氏族谱系大量涌现。一是经济的发展,各行各姓都以归祖认宗作为炫耀门楣、抬高自身地位的手段;二是封建制度发展到烂熟阶段,世家大族乃至殷实百姓都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资本。于是家族谱系追根溯源往往是谁在历史上名声大、名誉好就推谁做自己氏族的列祖列宗;是否真的与几千年前或几百年前的张三李四有那一种血缘关系倒在其次。翻开明清以来的家族谱系,这几乎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则。

打开徐润年谱,劈头就是:“昔黄帝十四子其一为徐氏。左定公四年,传称殷民六族,徐氏居其次。史称皋陶生伯益,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于徐,今泗州临淮有徐城,即若木封地。”^① 姓氏远溯中国远古神话传说时代,今江苏省泗洪县临淮乡一带曾是徐的重要活动区域^②,大多徐姓族谱就认定这地段为徐姓的发源地。

神话传说时代的谱系,迄今仍是一个推测与未定数。徐姓的溯源几乎都如出一辙。读中国的史籍特别是氏族谱系之类,就得在这真真假假之中有着清晰的史识,才不至于一上眼就被对方来个大忽悠。

徐润年谱中除了编修中这些俗套的惯例,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年谱的撰写是年谱主人自己动笔为主的,毫无疑问还有几个帮闲文人一起帮助搞掂。由于徐润是在晚年靠回忆与口述完成年谱,从书稿中明显可以看出其青壮之年所作所为,反而显得事迹平平。而晚年际遇,有的有笔记做佐证,有的因事件重大,给谱主刺激很深,则记录得特别翔实。其中年届古稀之年再次入主轮船招商局,其年谱中则有详细记录。

年谱中个人经济活动、投资得失、赢亏进项虽有所述,总觉得有所回避。是否有意不讲,亦使后人颇费猜详。由于徐润年谱总体上可以看出徐的身家几何,所以徐的人生抉择和心理期许乃至人生际遇中的心理承受能力,都可以找到理论的依据。

可以说,徐润年谱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她使中国历史在宏观叙述的故事中,增添了商业活动的发光细节。

在中国近代史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故中,能看到商人、民族资本在发生、发展过程中那一幕幕精彩纷呈的个案。

^① 年谱第1页。

^② 李世源《古徐国小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二、徐润年谱对市场商品经济的反映

年谱的记叙，模仿中国史书编年体裁的逐年铺述。徐润从15岁离开香山北岭老屋，跟随四叔父徐荣村到上海宝顺洋行去做学徒。这一条不能就举业，就从事商业的路子，几乎是当时香山一带许多贫苦青少年都沿袭的一条老路。然而，生在道光戊戌狗年的徐润呢？双脚踏上上海滩，只用了10年时间，狗娃就成了龙哥。

学徒生涯，扫地递茶粗役活计自不可免。“黎明即起，习字数百又学算于阙”，其间“学异国方言聱牙佶偃”，而徐润勤劳刻苦，办事练达，深受洋人大班器重与同行师伯的喜欢。

从年谱中徐润每月薪水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其业务上的进步。

进宝顺洋行头一年，“春学丝缕秋学茶”，其“月得俸薪本洋十元”。

17岁，“仍充丝茶等职薪水二十元”。

18岁，“仍充丝茶等职兼佐理阿多臣栈务薪水二十八元”。

21岁，“月给薪洋五十元，俾无内顾之忧”。

由上可以看出，徐润在沪上不到5年时间，已由学徒升任帮办，兼管账务，全面接触洋行的管理业务，并赢得了洋行东主的信任和同行的爱戴。24岁起，徐润即受宝顺洋行英籍大股东韦伯所托，全面主持该行在中国的各项业务。几年之内，宝顺洋行已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大本营，在长江中下游和沿海各开放口岸收购土特产、推销进口洋货的庞大经营实体。

徐润在收购和推销中不仅从洋行东家得到为数不菲的薪水，还按商业惯例有回扣可收。

年谱中记载，徐润从22岁起，即与曾寄圃等人合资开办绍祥字号，承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等生意。

洋行的历练，合资、独资、投股合作的商业磨合，使徐润的经济眼光明显高人一筹，心理承受能力亦随之提高。个人投资中获得过暴利，也大亏其本。这一种必不可少的市场经济中烈火与炼狱的训练，使得25岁的徐润，在十里洋场的沪上，只用了10年时间，就成了上海滩的商界闻人。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26岁的徐润已在沪上购得“地二千九百六十余亩，造屋二千另六十四间”，在房地产投资上，徐润不仅有先见之明且确有过人之处，不仅在上海，在天津、塘沽、广州、镇江等地亦购地建房，

并敏锐地指出：“上海自泰西互市，百业振兴，万商咸集，富庶甲于东南，地价日益翔贵，以今视昔，利逾百倍。”徐润在沪上所建的“愚园”寓所，今日上海愚园路亦因此而得名。由于徐润在洋行业务中所训练的国际商业眼光，使得他深谙商业经济的规律，成为沪上叱咤风云的房地产巨商之一。

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31岁的徐润乘宝顺洋行股东拆股之机，遂自立门户成立宝源祥茶栈。徐润前后侍身洋行充当买办16载，其间为虎作伥自不待言，然商品经济的历练却使他从此有了一个国际的视野与非同凡响的胸襟。这是小商小贩、小打小闹那种场面中不可能悟到的一个境界。

佛家用语中有“开悟”一说，所谓“开”者，乃是被动的，是用重锤打开，还是羽扇摇开，这几乎全凭造化。而“悟”呢？在重锤与羽扇面前则会各有所悟，主观之“悟”，离不开被动之“开”。徐润走进洋行，又摇身出行，遂得“开悟”之真谛。于是，我们有了洋务运动中实力派之徐润，有了上海滩风云人物之徐润，有了自叙年谱中我们能看得真切、闻得着呼吸的一个活生生的徐润。

作为一个独立的商人，徐润与他们一批粤籍亲友和沪上同行，不仅在商业上拳打脚踢，互通声气，相互帮手，还与挚友唐景星等担任洋药局、仁济医院以及辅元堂、清节堂、仁济堂、元济堂、格致书院等慈善机构的董事，并与沪上大亨盛宣怀、胡雪岩、叶仕翹、唐翹卿等同办公益善举之事，这一批几乎全是买办出身的商人在市场经济规律的调拨中，逐步成长为民族资本的先行者与弄潮儿。

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滩，已成为开埠通商、中外杂处、商旅云集的繁华之地。王韬在《瀛壖杂志》中记述：“洋泾一隅，别开人境，耳闻目见，迥异寻常。”那一时期聚集在沪上的文人墨客以竹枝词抒写炫于目而惊于心的对上海滩惊人变化的惊奇观感。

客来海上见闻多，
风景欧洲问若何。
聊撰小诗编异俗，
墨池幽怪伏蛟鼉^①。

^① 《沪上西人竹枝词》，1872年5月29日《申报》。

沪上时尚以渐以成功的商人为荣^①，徐润等一批粤籍商人更成为沪上传为佳谈的热门话题。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2年）七月：“奉北洋大臣李札委会办上海轮船招商总局会同唐道廷枢办理。”36岁的徐润从此进入了人生的鼎盛期，亦踏进人生重大转折乃至坎坷的门槛。福兮？祸兮？从民族角度、国家角度是一种观照；从人个角度、家族角度又是另一番滋味。

三、年谱所反映的人生抉择与重大事件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身居万商云集、通江达海之地的徐润，毕竟是中华传统文化浸淫中成长起来的谙熟中外商务的人物。从年谱上可以得知，从25岁起即花钱买官：“由监生报捐光禄寺署正”；26岁：“在江南粮台报销局加捐员外郎并报捐花翎”。

27岁：“在上海皖营捐输分局报捐以员外郎分发兵部学习行走。”

29岁：“苏军分援浙闽各省，叠克城隘，转运出力案内，蒙前爵阁督部堂李奏保加四品衔。”

34岁：“奉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曾札委办理挑选幼童出洋肄业”等事务。

35岁：“在皖捐局捐升郎中，仍分发兵部双月选用并捐免保举。”

36岁：“奉北洋大臣李札委会办上海轮船招商总局。”

晚清之际，捐官制度已成为清廷明码标价的公开惯例。发了财有了钱的富商巨贾，多会一抒少年未能科举成名的旧梦，抑或只是为了荣光耀祖，甚或只是为了招摇过市炫耀世人，纷纷花钱捐官。这从某种层面上也折射出经商者在人格心理上，特别是成功者亦有对出将入相那种建功立业的渴望。心理需求的层次是随着经济实力的发展，可以是水涨船高的。

徐润在刚开始捐官所得到的光禄寺署正，只是一种礼仪性的安排。随着他心理需求的上升，到了员外郎一级，已经是所谓的正六品、从六品这一档

^① 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

了^①。再由员外郎而捐升郎中，并得到李鸿章的保荐加“四品衔”。权臣李鸿章一直在关注着上海滩上唐廷枢、徐润的动向。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2年），李鸿章先后任命唐廷枢、徐润为濒临破产的当时最大的国有企业——上海轮船招商总局的总办、会办，并对其进行官督商办的重组。

36岁的徐润，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地协助他的挚友唐廷枢，对轮船招商总局进行了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的大刀阔斧的改革。筹资招股，兼并收购，一整套漂亮的组合拳，让轮船招商局起死回生，亦因此开罪了一批吃闲饭、说闲话的大佬，从此埋下了祸根。

晚清的经济，亦受晚清腐朽不堪的政治拖累，这是一个畸形的怪圈。即使你出生在100年后，把你一个最好的CEO放到徐润的位置上，你也躲不过他即将遭遇的厄运。

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在其为国筹划中，也实在是殚精竭虑。鸦片战争打开国门，江海之运几乎全在洋人手中。上海轮船招商局的筹立无疑是与虎夺食，与虎谋皮，是防止洋人垄断、维护国家主权的深谋远虑。然筹办之际用人不当，用人不力，遂才起用唐、徐二人。对此权臣李鸿章一语道破天机：“唐藉徐之财力，徐藉唐之才力。”老官僚在这一点上果然看得准。唐、徐二人互相倾心，唐有宏图，徐有耐力。二人搭档，可谓是珠联璧合。唐主外，徐主内，上海轮船招商总局果然不负众望，成了晚清中国经济上的一艘旗舰。

徐润用10年时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使大清的龙旗在江河湖海乃至外埠飘扬。

人算不如天算。46岁的徐润迎来了他一生中的多事之秋。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中法战争形势严峻，法国侵略者的军舰一度企图封锁吴淞口，上海滩经济顿陷混乱，人心惶惶，市面萧条，在这一次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中，年谱中有如下记载：“举市所有现银不到百万，恐慌不堪言状。巨家如胡雪岩、刘云杞、金蕴青皆相继坏事。”徐润所经营的大宗地产、股票等投资价格暴跌。与其有往来的钱庄、票号计22家之多，均因资金周转不灵纷纷找徐润清账。

轮船招商局内部，人事纠纷斗争激烈，明争暗斗亦使徐润焦头烂额，瞻

^① 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历代职官辞典·员外郎》，378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版。

前不能顾后。

徐润毕竟久经商场，在这关键时刻，徐润将上海的房地产、股票等物业集中作价：“三百数十万成本之产业，摊作二百余万之款，清偿完结。”在轮船招商局内之欠款计十六万二千二百五十六两八钱七分五厘，亦用地产、花红等予以结清，而轮船招商局尚欠徐润六十九两九钱三分五厘。

年谱中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记地亩股票合业始终兴败事略》则详细记录徐润个人资产明细即抵债还款的明细事项。

《宝源祥赔结招商局各数事略》则条理分明叙述徐与轮船招商局之银钱往来。徐润在其笔墨中不无心痛地记录了官商合办企业，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官商不分，赏罚不明的许多难言之隐与钻心之痛。

徐润在历史的大变故面前，作为一个商人虽然不能抵挡历史潮流和横逆灾难，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徐润在内外交困、双重打击之下，毅然壮士断臂，以自己的资产，捍卫商人的诚信，捍卫做人的尊严。在盛宣怀等人借端发难，在北洋大臣李鸿章处打小报告：“徐公营私，亏欠局款”，“弊窦滋生，几难收拾”的争权夺利的不利环境下，徐润与唐廷枢联名辞职。李鸿章亦禀奏清廷将徐革职。

徐润晚年年谱中对光绪九年之变故亦耿耿于怀，地产、股票旋即升值，其价达两千万两白银。为了尊严，义无反顾地清债还钱，虽可惋惜，亦为痛快。

在这人生的关键时刻，徐润还有唐廷枢等一帮挚友的关顾，有人生的修炼阅历做支撑。他的母舅当时甚至认为，以徐润的执拗与刚烈，“非服毒，即投河”。然而，沧桑磨合，徐润自励自强：“在润此时只有一个定字，立意终不负人，忍耐至今，亦渐渐过去。”他还自撰警句：“放宽肚皮袋气，咬定牙根吃亏。”

对盛宣怀与其在经济上的巧取豪夺，也只是评价：“口蜜腹剑，良有以夫”一笑置之。对于李鸿章的为官平衡之道，虽然心存不忿，也只是用寥寥数言“偏听独任，痛心千古”，“付之一叹而已”。

官商合办，抑或官督商办，在那种政治制度、封建体制之内，其结局与后果及个中甘苦，真是非局中人，亦难以与外人所道也。徐润年谱中透露出来的这些生动细节，至今读来，仍令人可圈可点，可悲可叹。

人的一生，当你有了一定身家，特别是人到中年，总会有个心理预期。徐润虽身遭变故和双重打击，仍可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心情不畅的状况下，仍关心桑梓的建设，力所能及地捐资捐款。

48岁时，筹金数万开办南京书肆，初虽获利，却因经营人员不慎：“为灯火所误，以致失慎，全肆俱付一炬，荡然无存。”徐润慨叹曰：“时运之否，莫此为甚。”

49岁，与友人共股经营茶叶生意又亏数万。

50岁，与唐景星等出喜峰口，考察矿产。

51岁，赴台帮办矿务，水土不服抱病而返。

年谱中逐年记叙50岁以后考察、投资、创办开平煤矿、贵池煤矿、永平金矿、平泉铜矿、基隆煤矿、香山天华银矿、承平三山银矿、建平金矿以及多处矿产。其勤奋之状，认真之态，在年谱中都有生动反映。

年谱中记载与唐廷枢友谊之处颇有生花妙笔。53岁记叙开香山天华银矿一事，就曾对唐廷枢助人不记功有如下的评语：“景翁概不计较，当时香港诸人咸谓唐景翁志量极大，不扬人过，识人之难，怜人之苦，大不易得云云。”并对唐廷枢逝世前后，48乡送万民伞，唐的六十寿辰以及死后哀荣作了比较翔实的记载。

特别是徐的晚年，一度又被袁世凯起用，重回上海轮船招商局掌舵，虽仍与盛宣怀的势力互有争斗，这些细节的实录，都为研究晚清洋务派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提供了真实的细节。

综观徐润自叙年谱的全部记载，徐润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从出生到15岁赴沪当学徒。这15年从幼儿到少年的成长阶段，其读书情景既不同于唐廷枢，唐10岁就进入了香港马礼逊学校就读；也有别于同在乡间读书的郑观应。郑的父亲是塾师，郑自己本人还参加过童子试，在科举道路上曾迈过一步。

徐润的读书，在他自己所叙中，也是资料缺乏，乏善可陈，可以用“少无良师”去概括。

徐润人生的第一阶段，就是徐在沪上投身宝顺洋行，从学徒到掌门再自立门户的21年，即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至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

第一阶段中又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学徒时期，从15岁到23岁，徐以一个伙计学丝学茶，学习英语，成为账号帮办，打理洋行业务。8年时间，成为一个熟谙洋行事务的业务骨干，其中付出的勤奋与刻苦，年谱虽无多叙，却是可以推想的。

从23岁到31岁，又是8年。徐润主理宝顺洋行业务。宝顺洋行业务一度迅速扩张，生意遍及长江中下游，北方各码头并达日本、东南亚等地，其

盛况，徐在24岁记叙中有反映：“进出并计总在数千万，实一时之盛，洋行中可屈首一指者也。”

徐润在这一阶段，不仅洋行业务得到发展，个人投资亦已展开。经验的积累，资本市场规律的学习，中外贸易的知识，商业的惯例，与官府的交通，都在历练中开眼界得提升。由于买办身份，除了薪水还有佣金。徐润个人资产身家都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积累。

从31岁到36岁，徐润脱离宝顺洋行，自立门户，成立宝源祥茶栈，并在房地产等方面投资经营。5年时间，一个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洋行买办，成长为民族资本家，成为上海滩上粤籍商人中的佼佼者。

徐润人生的第二大阶段，即受北洋大臣李鸿章札委会办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即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至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徐润从36岁到46岁，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这个所谓的官督商办的当时中国最大的经济实体。

这一阶段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收购旗昌轮船公司。旗昌在各码头的用地，成为上海轮船招商局发展的基础。没有徐润敏锐的商业眼光，唐廷枢、盛宣怀也无法拍板。招商局的命运很可能就是另一番模样。

徐润虽有大功于招商局，而徐的人生“走麦城”却因此种下了祸根。

徐润人生的第三阶段，即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

徐润在这一期间，一是追随唐廷枢会办开平煤矿等。徐在唐逝世后仍对矿产资源多处考察、投资，表现了一个民族资本家对国家资源主权的强烈关注与主权意识。

另一方面，徐润亦用了前后达10年时间，个人理财，还清旧债，收还抵押的物业、地产。在各种投资中开办同文书局、景伦丝厂，开发房产，虽有亏有盈，总体上是盈为七八，亏为二三。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家中的一代翘楚。

徐润年谱中对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唐廷枢、盛宣怀等的各种实录，不啻成为后人研究洋务运动史，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政治史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徐润年谱从某种意义上，从一个个人的人生命运中，看到了那一个时代的缩影。

徐润年谱中记载的关于轮船招商局的实业细节，关于矿产资源的调查实录等，都成了研究那一时期经济个案的宝贵资料。

徐润年谱中完整保留的中国派遣留美幼童的四批名单，是研究这一问题的权威史料。

徐润家庭成员的结构，妻妾的生活，孩子的读书，亲戚的经济往来等等，都生动反映了中国近代史急速变动时期，中国中上层家庭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走向。

徐润年谱中提供的种种信息，值得后人长期研究。

笔者不揣浅陋，释读试析，祈请方家赐教。